

索離求德·索離求德

蔡啓

史懷哲的Solitude

一個偶然的機會，在山區裡住了整整十天。不到十戶的人家，兩小時的山路之外才有停車站，停車站之外才有電影院、衛生所……。在此，山是你永遠的鄰居，太陽是你唯一的伴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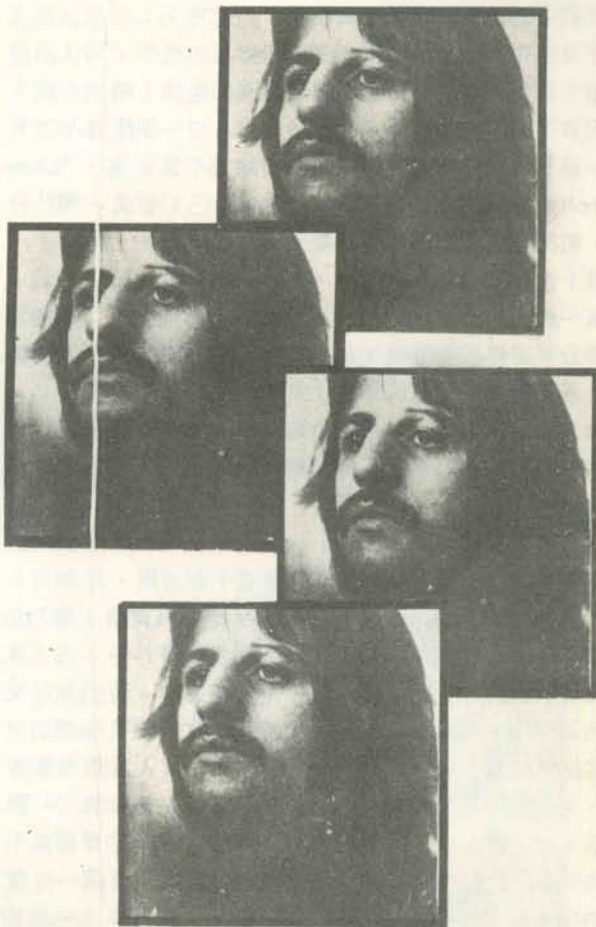
我的住處傍著一條溪谷。小溪瘦而長，據說沿途要養活七、八百戶人家，他們大多種樹薯，偶經營點菓園或種相思樹，就這樣維持著一份僅足糊口的生活。在接近溪流的下流處有一所小學，幾間破舊的教室總算勉強讓孔家的香火繼續維持下去，撐住一點所謂文明人的面子，儘管顯得那麼力不從心的樣子。第一天來時我就發覺小溪缺了一樣東西——一塊屬於我們的白底黑字的招牌。後來有谷中人告訴我：這條溪有三個比較富裕的人——兩個武師一個密醫（衛生所只服務到小溪的嘴）。前面兩位當當然是無所不能的，從小溪的五勞七傷到下消敗腎皆可藥到病除。後面這位「達克特」當然也不甘示弱，索價低廉，打電話服務就來，同樣掌管了小溪由嘴而下之消化排泄，乃至五臟六腑的生殺大權，就這麼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山額夫人的Solitude

一群燈蛾向著燈火飛去，其中一隻較年輕的燈蛾說：「我拒絕去撲燈火，那除了意味毀滅外毫無其他意義。」衆燈蛾不能容忍這傳統的叛徒，指其不是同路蛾，乃群起趕走他，然後群蛾又直撲燈火，終被宰得寸草不留，嗚呼哀哉。

根據動物學家的解釋，原始燈蛾在夜間有追求溫暖和光明的強烈需要和慾望，因此一見燈火就奮不顧身的猛撲過去。這原是爲了求生，最後變成一種固定觀念和行爲被無數的傻瓜盲目奉行不移，最最後就成了傳統。本爲求生終致自滅。

這是一個擁擠的時代，然而僅僅十數年前，「生育控制」（birth control）對本省絕大多數的人仍是個新鮮的名詞，而家庭計劃甚至仍是一個地下工作，即使在今天，我們仍常可聽到一些頗「有頭有面」而愛國不以其道者和一些傳統文化的掌門人「三不五時」地發表一些「頗具威力」的高論，想用增加人口的方法以增強國力，實令人苦思不解。儘管近幾年來台省衛生處發表的一些統計數字看起來都似乎還很令人欣慰，表示成果的一些曲線也很「迷人」（事實上最近所顯示的跡象已有一些不太迷人了），然而有幾個人能呼吸到隱藏在這數字與曲線的背後那一股強烈的、酸酸的味道。爲什麼呢？人口的增減涉及因素多且雜，如文化、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心理……等等，未可一概而論，我不是社會學家，也不是政治或經濟學者，只是，這次奉了蔡老總之命，利用寒假裡的一段時間，訪問了幾個衛生所（包括農、工、商業區）的第一線



工作人員、台灣省家庭計劃推行委員會執行秘書孫得雄博士和在中部頗負盛名的婦產科醫師李清曉，乃願將一點見聞提供給有興趣的同學，也藉此向上述諸位熱誠而堅持著一份理想的社會工作者致最大的敬意和謝忱。另外需要申謝的是中國醫藥學院的Horse & Yellow，就是她們兩位，我才能順利而愉快地接觸到我所較側重的第一線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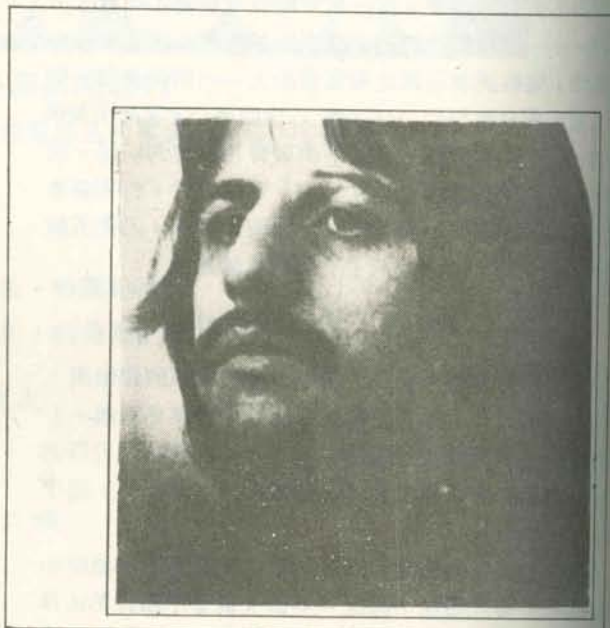
從前的人由於嬰兒死亡率高，農事需要人力、家族宗族觀念強烈、缺乏社會福利保險養老制度，再加上“*The only game in village*”（也許還有其他原因），人們乃求「多子多孫多福氣」，這原是爲了求生，最後變成一種固定觀念和行爲，最最後就成了傳統習俗。

這種傳統觀念之牢不易破，也許就只有那些天天需要背著大太陽出去挨戶訪視的第一線工作者體驗最深。他們費盡了唇舌，腦筋轉不過來的人仍然堅持生孩子是天經地義之事，生活苦是自己命不好，孩子少並不能改善他們的噩運；仍然希望多養幾個兒子防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却茫然於「養子不教誰之過」（一般人的「理想子女數」“*Ideal size*”仍一直停在3.8~4個之間）；仍

然堅信兩條細繩不能捆成一條粗繩，必須三條才可（很慶幸他們不知道那個「國王與筷子」的寓言）；仍然以為天生下來即帶有米糧，餓不死的；仍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只求能過最起碼的生活（咱們中國人的安貧不樂道於此可見）；仍然一家八口一張床亦不改其樂，儘管人家洋人的觀念是「沒有地氈不算在家」“Ohne Teppich Kein Zuhause”；仍然把自己幻想成一顆牡丹花，能開多少就算多少，悉聽天命；仍然懼怕「無後」，所謂「後」是不包括女兒的，因此拚老命也要擠出一個「瑞氣一條」的，却得了個「五花瓣」「七仙女」；仍然想趁著公婆還健在時趕快生完，有人照顧，也博得老人家歡心；甚至仍然展望在成群的子女中出現個「布衣卿相」，造福全家，光宗耀祖一番；仍然覺得一個男孩在大家族中的地位不夠穩，必須接二連三的；仍然像失去刹車的汽車，「擋不住」。

有些人「神經線卡大條」，又缺乏各種疾病及使用避孕器的常識，一切毛病都以為與裝避孕器有關，比如有人裝樂普後不久竟因咯血而緊張得要拿掉，但實際上她乃患有肺結核病。又比如有人裝後不久發生子宮外孕，有人本來就有精神性的消化性潰瘍，裝後腹痛更劇。這些原是冤枉的副作用，却極易在知識水準較低的群眾裡被張揚出來，其反效果常不堪收拾。（據說新加坡曾有人渲染說樂普竟出現在肺部，甚至從口中跑出來，樂普在新加坡乃一蹶不振。此謠言竟亦曾波及本省。）輸精管結紮如果運氣不好碰到馬虎的醫生結紮不完全也會引起麻煩，據說一位憤怒的男士曾控告他那又懷孕的妻子不貞，理由是他已結紮過。另外有些媳婦雖能接受計劃生育的觀念，偷偷裝了避孕器，却不敢讓公婆知道，一遇有工作人員來訪視，就騙說衛生所要送美國牛奶來。碰到這樣的公婆，有些較「嫩」的工作人員常會嚐試「開剖」一番道理給他們聽，却常被罵得哭著回來，說什麼年青人懂個什麼增產報國之事，說我老那個年代哪還有什麼家庭計劃這玩意兒，現代的年青人就只會想些享樂的鬼花樣。

以上只是略述本省一般民衆如何仍用著舊的價值觀念來對付「新玩意兒」的事實，那麼我們的「高階層人士」的情況又如何呢？他們都在想些啥？一般說來，當然比較樂觀。不過，我在數年前即曾聽說有位立法委員反對節育，他堅持：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國家深恐落後地區在無限制繁殖而用人海戰術奪回他們既得的利益，節育就是他們提出的違背人道的手段。最近我又看到一位名教授相類似的意見：「談到人口爆炸是一個嚇人的事，不過我們須清醒，那是聯合國怕落後國家人口太多爭吃所謂先進國家人們的奶油而發表的驚人預測數字呀。」由此可知我們在觀念上仍須努力的地方尚多哩！另有相當數目的人雖能接受節育的觀念，却是「我完全贊成你們都去節育，我才不來這一套呢！」的自私想法。



針對這些問題，許多有志於社會改革者曾提出不少改善的辦法，比如加強電視報紙與婦女雜誌的宣傳，建立養老制度、社會福利和保險制度、早日實施衛生保健法並使墮胎合法化、獎勵從事有關人口或節育研究的學者與機構、列性教育（可包括家庭計劃、節育和人口問題）為國中生必修科、改善農村經濟之措施（如健全農會組織、減輕農民的賦稅負擔、培植農村領導人物、注意公共衛生，包括婦幼衛生）……等等，輪不到我來班門弄斧，（我只是覺得其中一小部分實利於言不利於行）乃此封筆。

願在此一提的是，爲了今後國家經濟的發展和國民平均所得的提高，實行節育政策已是一個必然的趨勢，當民衆的知識、生活水準日漸提高後，對於第一線的公立衛生機構的服務亦將愈來愈不能使他們滿足，這些人將轉往請教較有經驗的助產士及婦產科醫師，因此奉勸將來有志此科者不妨事先能有一些節育的常識，然後進一步了解各種避孕法的優劣，如此固可多招來一些病家，亦是一種極有意義的社會服務，而有意生理生化之基礎醫學者更可從事一種效果更好、服用方法更簡便、副作用減到最小、價格

減到最低的理想避孕丸的發明。其他同學如有興趣想知道更多有關家庭計劃的種種，我手頭有些資料，願隨時供各位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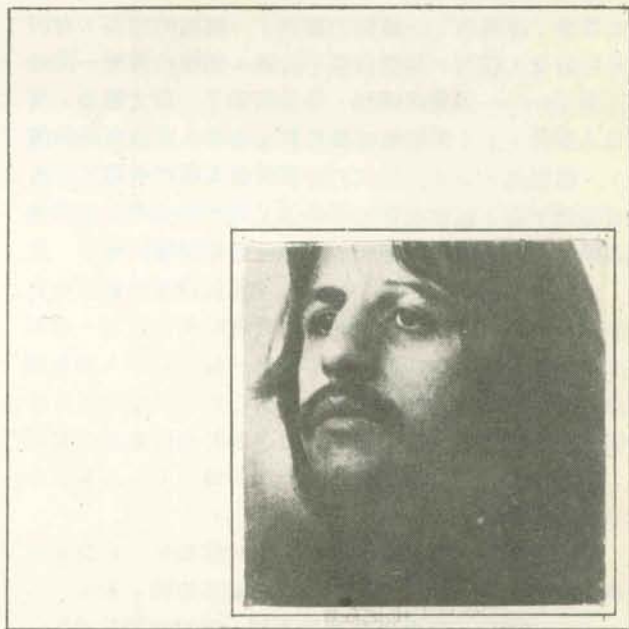
黑澤明的Solitude

從最後的一個長假期裡抽出將近半個月的時間繞了半個台灣，每到一處，除了拜訪一些久別的親友外，總要到各地的電影院觀光一下。據說世界各地——從好萊塢到東京，都一直有人在為電影開死亡證書。又聽說在台北被剪掉「精華部分」的電影到了三重市都又重新接了起來，而到了中南部則索性掛羊頭賣起狗肉來了。對於前者我還不能以親身所見加以證實，不過我仍堅信敲喪鐘的應是絕大多數的商業電影，對電影的藝術生命我則一直不曾懷疑過，由高常和寡，真正的藝術原不必靠流行而存在，然而果真是「劣幣驅除良幣」，那也着實太可悲了。關於後者，我已親眼發現到：半路不殺出個程咬金者幾希！就以這次旅行為例，我一共看了大約十部片子，却只有三部是沒有「程咬金」的，其中一片是一位長輩帶的，他一定看我還是個毛頭小子，不宜觀看「成人電影」¹。另有一片則是一位女孩子請客的，她大概是個老馬，才使我免於「誤入歧途」，彼此都不好意思。此外我還發現：我曾坐過幾次僅有二三十個觀眾的偌大的戲院裡，而某些影院地板之髒、人聲之雜、煙霧之濃，置身其中我寧願說那是一種折磨，絕不是享受。

對於時下影院老板們「爲了生活」而發展出如此的「新潮」原是值不得大驚小怪，也輪不到我來加以「衛道」，只是，一路上總止不住地想：楚浮（Francois Truffaut）也許不曾指望他的「華氏四五一度」賣座記錄勝過泰倫斯揚（Terence Young）的「〇〇七」，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或許能忍受不少失敬的情侶在他的「慾海含羞花」上演不到半個小時後就紛紛離座而去，然而，當他們獲知自己嘔心瀝血的作品被加上如此的「詮釋」而能不怒髮衝冠暴跳如雷，那倒真會令我大驚小怪一番哩！

鮑伯狄倫的Solitude

常看到一些自恃對古典音樂很有修養的人每談及搖滾樂（Rock & Roll）時總要露出一付鄙夷不屑的神情，甚至避之唯恐不及，正如時下有很多人一接觸到「道德」「倫理」這些名詞時，就下意識地馬上覺得那是腐朽的，甚至是會吃人的，而對於道德真正的涵義或搖滾樂好在那裡不好又在那裡則往往不肯作更進一步客觀的探討。其尤有甚者，一些自以爲「斯文在茲」的激進派（他們有些人熱愛古典音樂的程度我倒是頂欣賞的）更不惜口誅筆伐，恨不得用幾個簡單而惡毒的字眼把整個搖滾樂「罩」得昏頭昏腦，永世不得翻身。但若問他搖滾樂究竟聽了多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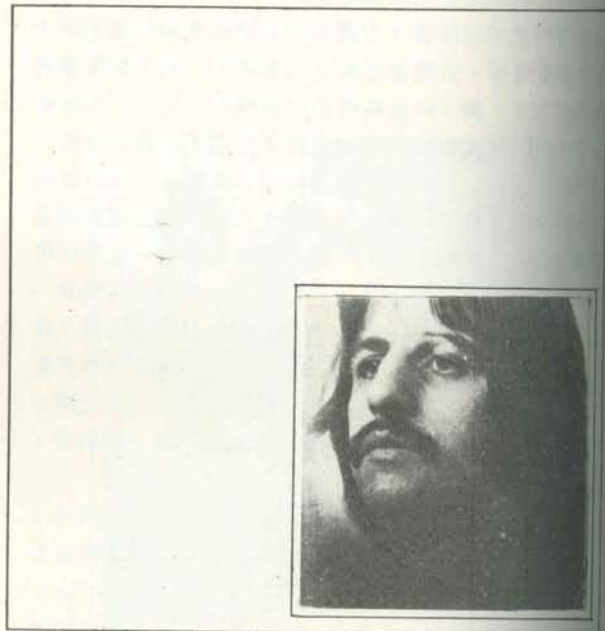
解又多少，則多「芹菜」聽聽，不甚了了。

一些對古典音樂尚存有一點觀念世界的人常愛說「就音樂本身而論，搖滾樂如何又如何……」，是的，我所感興趣的正是真正的音樂，好的音樂，能感動人的音樂，而無意耽迷在「正統音樂」或「通俗音樂」這一類無甚意義的名詞裡（說真的，對這類字眼我實在已感到很厭煩了）。然而，我却發覺他們所指的音樂總不外講究調和統一整齊的傳統的古典樂派、浪漫樂派、印象樂派，總不外用弦樂器、管樂器、打擊樂器或鍵盤樂器等所奏出的所謂的古典音樂（當然包括荀貝格、史特拉汶斯基、蕭斯塔考維琪等所代表的很 intellectual 的現代古典音樂）。屬於這種音樂風格的、合乎這種音樂美學的、用這些樂器演奏出來的音樂當然是好的作品、高雅的作品，和這種價值標準不同的、甚至破壞這些傳統美感標準的，就是不好的、低俗的。

古典音樂經過千錘百鍊，在時間無情的、客觀的大淘汰賽下猶屹立不移，當然是精品，是已經進入永恆的，對此我從不曾懷疑過。一個人如果願在這高雅的殿堂裡享受他自以爲美的音樂，願把自己訓練成除了古典音樂外再沒

有其他美的藝術能令他感動激盪引起共鳴，那原是他的自由，無可厚非，但如果他要拿這套美感標準去衡量世間一切的異己，容得下他的模型者是好的，容不下就是不好的（為簡化我們的討論，姑且用較粗淺的二分法，盼反對者不必以此挑剔我），從而發表一些似是而非的論調，亂了初學者的視聽，這種作法是值得商榷的。然則藝術的美學價值標準何在？托斯卡尼尼儘可說他不習慣聽現代音樂，除了葛羅菲那首「大峽谷組曲」，魯賓斯坦（那位莫斯科音樂學院的寶貝創辦人）最初儘可大聲說他實在不喜歡柴可夫斯基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儘管他後來仍愛上了它，並到處為它免費宣傳），普啓尼比喻得更妙，他認為德國人的音樂「像織布，一條條的旋律，一塊塊的和聲，有因有果的組合，任何一個空白都不放過，這樣的音樂一開始就沒個完……一個樂曲開始，等於開動了一部大機器，實在令人難受。」（但願他這種批評沒有摻入民族意識的因素），你也儘可綜合你先天的特質與後天學習所得的主觀與客觀標準而下結論說你的耳朵還是比較能接受已經習慣的柔美聲音，搖滾樂不能像古典那樣給你豐富的感受，然而，請不要輕言好或不好，除非你欣賞搖滾樂的態度和古典樂一樣，而真正的好或不好或許只有時間能回答，由不得少數對熱門音樂的主流——搖滾樂一無所知的人的喜厭來決定，也由不得那些不曾投以整個心思和情感去感其律動覺其脈搏的人來決定，當然更由不得那些懷著強烈偏見，以為整個既「搖」且「滾」的熱門樂壇全是一派胡鬧的人來決定。

除了同是包含時間與聲音二元素的藝術外，搖滾樂與古典音樂根本是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美感經驗，和聲與旋律固然大異其趣，節奏更是截然不同，我實在不能想像一個年青的藝術和一個「德高望重」的如何拿來比較個好壞高低。就音樂本身的曲式結構而言，一般說來我承認搖滾樂是比古典簡單一點，但這只能構成它流行的理由，與其感受無多大關係。（不過搖滾樂却因此而得了「通俗音樂」（Popular music）——一個原只被用來相對於Classical music的名詞——的惡諺，而被「和樂曲必不高」的下意識直覺打入冷宮。）如要在台灣做個統計（我實在恨透了用一些廟堂的統計數字作為衡量藝術美和價值的標準，但有些人就是寧願相信統計），看喜愛古典和喜愛搖滾樂的所謂「有深度的人」那一邊較整齊，我也不否認搖滾樂是要吃虧的，（趕熱門湊熱鬧的終究要比附庸風雅的多得多）然而這仍無意義，仍無損於搖滾樂的價值，就像中國人喜歡講英語的其教育水準和思想深度比喜歡講國語的人整齊（假如我們承認教育水準與思想深度有關的話），然而你能說英語較國語好較有價值？但假如搖滾樂發源地的情形亦復如此，或者更糟（也就是說這些「有深度的人」不能達到統計學上所說的Significant的地步），那麼它的價值倒真要起人疑心呢！幸而我有充分的證據與個人的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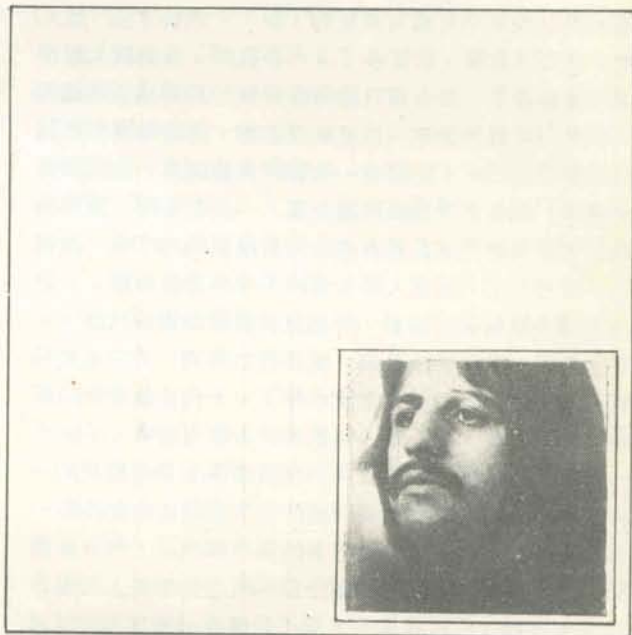
支持我。古典音樂的感受與價值建立在音樂本身的旋律節奏和聲上，而搖滾樂發展至今已不只是「純音樂」而已，欣賞搖滾樂除音樂本身外，還要了解它的時代思想背景並注意其歌詞（這是造成搖滾樂與本省青年隔閡的重要原因之一，歌詞都是美國大學生時下最標準的用語，且時有俚語出現。又據估計約六分之一的歌詞內容與吸大麻烟有關，比如Mary常是指Marijuana，grass、hash亦是；acid指LSD〔此由D-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而來〕，white lightning、blue caps亦是；trip則指吸大麻烟後神遊的境界。對於這一類的Acid Rock我們不願太恭維）這點是住在傳統音樂美學觀的象牙塔裡——搖滾樂的「門外」——的人所不易接受的（事實上，欣賞舒伯特、馬勒等的藝術歌曲或威爾第、華格納等的歌劇，了解其歌詞仍是很重要的）。從這些富有極高度文學技巧的歌詞裡（敏感而訓練有素的人當然也可由音樂本身裡）呼吸到這一代年青人如何奮力地掙脫傳統的束縛，如何企圖超越古老的價值觀念，如何企求一個嶄新、躍動的生命，開拓一個更理想的社會，他們要反叛，反叛傳統的羈

念價值，反叛近代工業文明和基督教文化（他們並非完全否定宗教信仰，人的信仰決不是僅憑三言兩語就可一概否定的，他們只是反對徒具形式教條規範，被「神格化」的宗教，他們寧願風塵僕僕地跑到印度尼泊爾的山區裡嚐試過著二千年前耶穌和他的門徒所過的生活，而拒絕從教會裡獲得「超級明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 的降臨），他們要對現實的一事一物皆予重新估價，然後用極富詩味的文學手法唱出現代人對現時代的看法。他們不能滿意於一個墨守成規安於現狀的社會，他們強烈地要求「參與」，從實際的接觸現實社會學習磨練自己，而獲得活的知識真實的經驗。他們恨透了上一輩人那種虛有其表的婚姻，缺乏愛的家庭生活，缺乏諒解尊重與開放的人際關係。廿世紀的人再不易從他的工作中得到樂趣與愉悅，只是無盡的緊張不安恐懼意外空虛，脫離陽光脫離大自然脫離田園之樂。他們反對污染（Mercy Merrey Me “Ecology”），反對戰爭，反對最無人道、徒然造成無數無謂死亡的核子戰爭（當然老美鴿派人士的反戰有其更現實的理由，固當別論）……。在這種時代思想背景下，所蘊育出來的音樂當然不同於法蘭克辛納屈在 30 年代一手香檳一手雪茄訴說著中年人愛情的綺想曲，也不同於「兩隻老虎兩隻老虎」那一類嬰兒歌，當然更不同於時下很多屬於 teenager 的鴛鴦蝴蝶派的流行歌曲（目前本省流行的熱門音樂中很多亦屬此類，但這絕不是熱門音樂的主流）。不過也別以為「反映」這個時代背景就一定要像鏡子或照相機那樣把現實的一筆一畫都老老實實「記錄」下來，它必須透過藝術家的心靈過濾一番，然後始成其為藝術品，它可以是載搖載滾，也可以是娓娓低訴；可以採用強硬的控訴，也可以採用不抵抗主義；它甚至可以反應成積極的入世哲學，也可以反應成消極的遁世主義（他們不是大權在握的軍人或政治家，他們沒有更厲害的武器作後盾）。

曾有人以為這「痛苦的」搖滾樂將隨著這一代年青人步入中年而漸消聲歛跡。我以為這是對搖滾樂缺乏認識所致，搖滾樂的藝術形式也許會隨著時代的不同而逐漸演變，這在古典音樂亦同，然其精神將永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除非人們開始覺得他自己已永不再年輕！

更有人以為搖滾樂都是些不良少年三教九流的人物搞的玩意兒，聽多了亦將使人萎靡墮落，甚至為非作歹。我以為這是「鬼話」，事實上，我從一些真正的搖滾樂愛好者身上所感到的常是活潑愉快進取爽朗健康、很「波希米亞」，我甚至覺得這種人充滿希望（我倒是有點擔心那些既不聽古典亦不聽搖滾樂的人）。當然搖滾樂迷偶亦有犯罪者，但你不能硬說這都是搖滾樂一手鑄成的，就好比人都易生病，人又都要吃飯，你也不能說疾病都是吃飯得來的。我不否認我們的市場有不少所謂的「靡靡之音」，但我拒絕承認搖滾樂是靡靡之音的一種。

另有些人硬要把搖滾樂與古典拉在一起談親戚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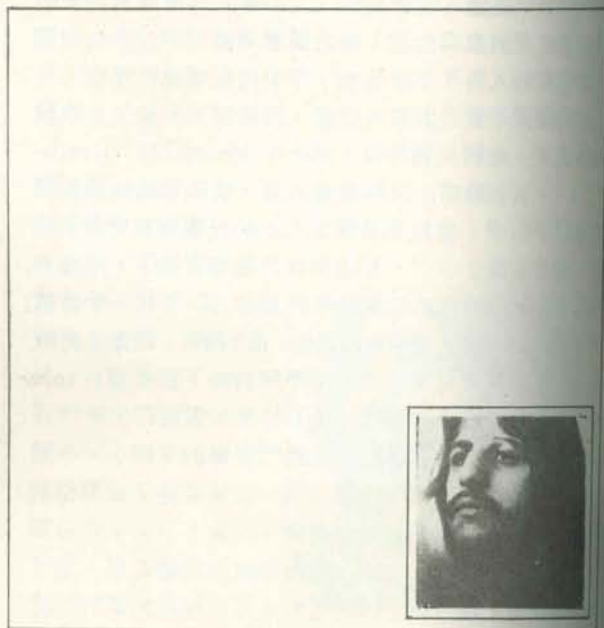


甚至說搖滾樂與古典已開始大結合。（請一個著名如 Philadelphia Orchestra 的管弦樂團來演奏幾首披頭的音樂，或把貝多芬一些不朽的主題改編成電吉他的曲子就叫「偉大的結合」？）我以為這是畫蛇添足的行徑，二者完全不同，各有特點，實無必要彼此攀龍附鳳。現代人受到傳統與現實的衝擊是前所未有的，他們的時代感，他們的思想、行為當然也是前所未有的，要對這種前所未有的年輕藝術遽下評價是言之過早的。某些搖滾樂也許並非完美，那是從意念動機到表現之間有技巧上的困難，也是要被淘汰的一群。事實上，大多數年輕的一代都已承認大多數的搖滾都很能適切地宣洩他們的心聲，傳達他們的思想。（據余光中教授言，歐美的搖滾音樂會每場的聽眾經常都在十萬人以上，最高記錄曾達四十五萬人，會場的周圍在一星期前即經常有人開始搭帳篷，過著野營露宿的生活以迎接盛會的降臨，這是一個胡鬧的民族？抑是愛樂的民族？）我堅信，部分搖滾樂的傑作亦將走進歷史，成為永恆的經典之作。

筆者在此藉綠杏的一角披露個人對搖滾樂的一點粗淺

看法絕不是要涉及人身攻擊，也無意說古典差或搖滾樂比古典好這一類易造成一棒子打翻整條船的全稱肯定或否定語句，（統計式的說法也實在無甚意義，我們仍須一首一首細細品嚐，我們不能對一首新作說：我猜這首搖滾樂不好較保險，因為「據統計」搖滾樂較古典差）更無意說有嚴謹的作曲態度，深刻的精神內涵和強烈的時代感的人就能創造出好的音樂，而是覺得一個偉大的作曲家應儘可能地具備這些條件（否則他頂多也只能製造一些漂漂亮亮的聲音，如何能提升你的性靈？如何能使你深思、冥想？）而作為一個欣賞者尤應先用這一類最起碼的了解和體驗（這種了解不是隨便讀兩本書或道聽塗說就可獲得的，沒有切膚的體驗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然後才能「進入」音樂，才可談欣賞，欣賞多了才可談批評，否則就太離譜、太不着邊際了，而永遠只聽到搖滾樂的錚錚淙淙鏗鏘轄轄，只覺得搖滾樂徒是一群毫無意義的，比鞭炮聲更糟糕的噪音組合而已。（記得有一次聽許常惠演講，他為搜集「望春風」的各式唱法而跑遍全省，一次在東部一窮鄉的山地乞丐家裡聽到這首最古老的民歌最原始的呼喚，想想自己，想想叫化，想想人類永遠演不完的悲劇命運，也許加上周遭的氣氛很吉普賽，阿惠竟被感動得獨愴然淚下。聽完這段話，我也蒼涼漫胸，視界為之模糊，我完全贊同阿惠，我想他是真正溶入音樂本身了。）我也無意在此高唱藝術的泛愛論，我不是一個藝術的多妻主義者，但也不是一妻主義者。（當然這與我對現實婚姻生活所堅持的一夫一妻制毫無關係）我所要強調的是對藝術自由創作的一份熱誠與尊重，而不是不加思索的鄙視與攻訐，那些敏感、天才橫溢而充滿著強烈的創作慾和活力的年輕人對生命的追尋與堅持是相當嚴肅的，絕不是膚淺胡鬧或趕時髦這類字眼所可一筆帶過，這一份美的狂喜，一份對生命的堅持，其滋味其情境非以整個的投入無以得之，相信這種經驗對真正的古典音樂迷絕不陌生。如果要把音樂視如吃飯睡覺之稀鬆平常，如Kiss Me 之高級化粧品、如保齡球之輕鬆娛樂，倒也罷了，否則我以為五十年代以前的人或許只有古典可聽，五十年代以後的人則應另外學著欣賞搖滾樂。要想知道這一代年輕人在想些什麼做些什麼，更須先了解他們的藝術。欣賞古典音樂需要訓練，欣賞搖滾樂更要訓練，這是一個痛苦的經驗，但是我們必須學習。如果我們仍願固持偏見，仍願「道一以貫之」，仍願舒舒服服地躺在十八世紀的溫床裡作個人夢幻世界的追求，則即使到了三十世紀，我們的心靈所充滿的仍將只有十八世紀的聲音，而廿世紀的人們曾經如何憤怒地掙扎過、企圖超越過的種種嘗試將永被遺忘！

最後我願附帶強調的是我絕無意在此鼓吹一切跟外國人跑，「扒洋人的糞」，我只是覺得我們也不要老以「礙於國情」「有違道統」「純中國的」作為擋箭牌，如此的音樂、如此的性格早已不是屬於某一國家某一民族的專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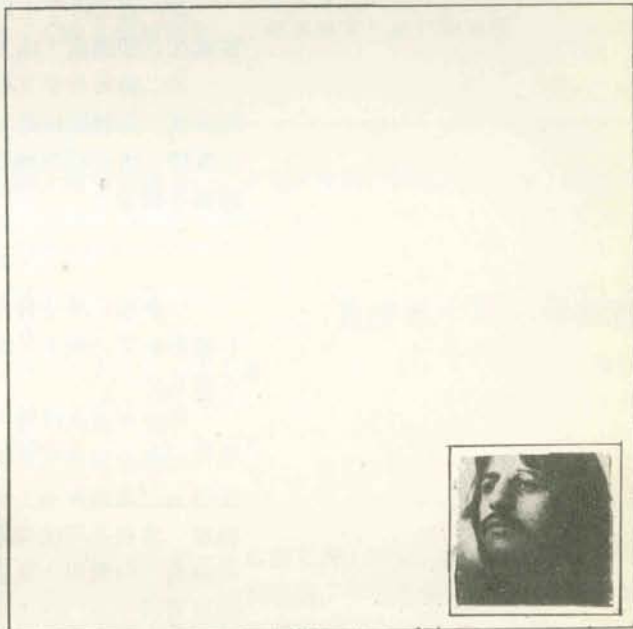
利品了。同樣一個中國人，到了洋機關辦事則神采奕奕效率偏高，到了自己的衙門却懶散敷衍推諉塞責，你也不能老指著後者的性格說那是「很中國的」。中國人的音樂是我所期望已久的，然而你也不能說那些泛濫在市面上為十來歲的娃娃們所讚的戀歌以及一些洋淫惡揚善氣息的所謂的時代歌曲正是我們所滿意的音樂。

還有什麼比年輕的、絢爛的生命更美？
唱吧，搖滾樂！

準畢業生的Solitude

一位畢業數年的校友花了整個晚上向我訴說炎涼世態，埋怨拜金主義的盛行，“Money is power”，深感這是個標準化的社會：標準髮型標準制服標準教科書標準思想，乃至標準生活格式，一個人為了要追求一種純屬於他自己所喜愛的生活方式所遭到的各種衝擊、所必須付出的各種代價往往不是第二個人所能體會了解的。另一位感傷的好友寫著：「曾幾次回校，只見黃沙微揚（校園乾枯了許多），一群陌生的後來者點綴在寂寞的路上……只讓人

有被遺棄的感覺，縱然我走在熟悉的路途上，反倒引起他人奇異的眼神，怪吧！我曾是主人的一份啊！我還不能確定學生時代是不是人生最美好快樂的黃金年代，唯一能確定的是我將永念那一串屬靈的碧玉，在山居裡在旅途的小酒店裡在影劇院的吸烟室裡。不必再做「假如我是一個新鮮人」那麼傻的夢，也聽夠了「空入寶山」這一類懊惱語，煩透了「畢業不是一個階段的結束，而是另一階段的開始。」最恨是「人的眼睛只長在前面，而不在後頭」，二十世紀的希區考克們全是這班人的徒子徒孫。寧願在這別離前夕領一份淡淡離愁，踏在校園細雨濛濛的寧靜夜裡，讓時光兀自淌著，起於過去，也止於過去，淌著淌著……或許你將驚覺這一切的一切——狂歡也罷，歎息也罷——都已逝去，只留下凄美，凄美得令你想起蘇蘇的安迪威廉——Try to Remember，彷彿隱隱約約地又聽到華格納「女武神」最後的悲歌——佛旦的告別……忘得了否？！



索離求德 索離

德